

第一章 阿芙罗狄特

1

一位小公主在柱子的阴影下依着窗台，从洞开的窗口眺望大海。她才十二岁。一头棕色的卷发。这会儿，她的双手叠放在头与大理石墙之间，双脚缩起，一副孩提的模样，这样就可以坐在她的凉鞋上。她身着黄色丝衬衣，蹲伏在那儿。因为穿得不多，微风吹拂出她一对微微隆起的胸脯。她已经是成年女人了。在北方，人们会以为她十五岁了，但这儿是在地中海，宫殿位于非洲沿岸的亚历山大城里。

她个头不高，但脚步轻巧。如果这会儿她一跃站起来，蹲在一旁的阍人恐怕来不及起身侍候，她可能已经到门口了。这位小公主就是如此轻盈敏捷。在阴影下角落里的阍人看着她，蛮以为她没注意他。可她对身边的一切都很清楚。在她棕色的眼睛看着一艘大帆船驶过灯塔时，她同时感觉到抖缩在角落里的奴隶的一双潮湿的目光，还有他棕色的脊背与丝罩衫磨蹭发出的沙沙声。至于他想些什么，她并不关心。他只是个奴隶，一头动物。他甚至不算个男人。她又闻到了一股柏油味。她推断这是从几条湿缆绳上散发出来的。昨天曾用这几条缆绳来把她的小游艇拖上船台。现在它们正挂在她窗台下的拱梁上晒呢。

阍人含泪的目光投在公主身上，像无声的抱怨。他想：她真白，而她姐姐贝勒奈西的肤色是黄的，她父王的皮肤几乎是棕色

的。然而她不会总这么白。不久，爱情和美酒就会使她泛出红光。她的鼻翼为什么在翕动？她一定在想怎样才能最轻而易举地毒死她姐姐。如果她把这事交给我，我会毫不迟延为她办妥此事。单凭她的声音就足以让人发狂。我父亲杀了她叔祖父，结果自己也被砍了头。我们都有死的那天。他盯着公主。

她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弯曲胳膊撑着长着卷发的头，远望大海。等看见父王的船帆时她就自由了。可父王可能早就在罗马或是在海上被人杀了。明天，没准会有条三角帆船载着一个身穿短皮上衣，手执短剑，相貌精明，表情严厉的罗马人开进港来。他会废除她恶魔般的姐姐，并以父王的名义让她自由。

她想，所有的好运和灾难都是罗马带来的。为什么说是从罗马呢？难道每年春天一半的收成不是都装上开往意大利港口的大船吗？从外面运来的最精致的布匹，光彩夺目装着狄俄尼索斯秘密的紫水晶，金黄色的琥珀，还有麝香和熏香，一到就被高价买下，搬上岸。可最终还是用大船送往罗马。罗马人为此又付出了什么呢？每隔几年，她父亲就得从地窖里拿出大块大块的金条，搬上船穿过大海运往罗马。他们从我们这儿买得越多，我们付给他们的钱也越多。这又是为什么？

她父亲此次去意大利又有两年了。在庞培的乡村别墅里他与罗马人不停地讨价还价，争论需要付多少钱才能保住他的皇冠。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些罗马人总是索取别人的东西，总是威胁别人？这位“伟大的”庞培在硬币上看上去就像平民百姓。人们说另一位叫凯撒的要好看些，可到现在他的头像还没有被印在硬币上。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变成了生意人或勇士，而我们这些亚历山大的后裔，有着三百年王者的血脉，是神的传人，是神在大地上的代表，难道得去罗马乞求他们的恩赐才能让我们继续住在我们的宫殿里吗？看，又一艘装满粮食的船驶出了港口，他们还是不会付钱的。

忽然，小公主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她想起了父亲虚胖的脸和他在京城里不得体的行为。他总是和乐师们一起在大街上吹笛子，还要他的奴隶们随着他的笛声跳舞。整座城里有哪个孩子不把奥利提斯国王陛下叫做吹笛手？哪个显贵没有看过这位醉醺醺的国王蹒跚地从街上走过？多少女人在他乱摸她们的胸脯时抓破他的手。因此，毫不奇怪有一天，人们突然废黜了他，并立贝勒奈西为女王。贝勒奈西是国王的长女，是他跟一个黑奴生的。他自己本身也是个杂种。

毒死她！公主这样想。就像另一个托勒密毒死她的母亲，就像第四位托勒密绞死她的哥哥和姐姐。每次她的老师谈及她家族的某个人突然死去，历史上便记载着有个阴谋发生。她懂得这情况，因为她别有消息来源。

她想 有个玩杂耍的当父亲、国王，一个母亲消失了 没人知道她是谁；一个婊子当姐姐、女王！当国王身着紫袍，头戴王冠驾车到神庙时，奴隶和百姓们还会相信这位国王就是人类和众神之父卜塔选出的阿蒙神的化身吗？他常喝得烂醉街头，还威胁要杀了誉满世界的哲人德米特里，文人墨客们还会在他们的文章中赞美他吗？

德米特里过来了。他低下英俊的头，深深地鞠了一躬，几乎弯到了地上。全城属他的希腊语讲得最好。他对神、对自然了解得真多。当他用柔和的声音给学生讲课时，这位犹太哲人几乎让这个公主怀疑智慧真的不如皇冠珍贵吗？但接着她暗自一笑，她不信他的。

但人还得学习。她得学会所有希腊人知道的东西。这样，有一天她就能对付那些只懂打仗，而其他一窍不通的罗马人了。今天进宫的三位学者会再次告诉她，一切智慧和美都来源于雅典。她对知识的渴求孜孜不倦。她比她父亲所学的多，也比她姐姐和三个弟妹多得多。现在，整个穆塞恩都知道一个世纪爱

之后，宫里又出了位想了解一切的公主。她能立即领会并记住宏伟的皇宫里绘画和陈设的意思：机械图解、造船设计、人体及骨架还有硬币。从大量的硬币上她学会了看相。她还掌握了半打地中海地区的语言。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巨幅地图前，伸出她坚定的、从不颤抖的手，用指甲从尼罗河三角洲向西划出一条线（她常这么做，做时双唇紧闭）这条线穿过叙利亚、卡帕多西亚、庇鲁斯，直至布林迪西，然后又斜着划过意大利，并迅速南下直奔老家，好似要吞并整个地中海东部，好像所有海岸线都应归属埃及。可是她的指甲从没把罗马圈入。

埃及对她来说仅一名称而已。她和她的前辈一样对尼罗河上游这个国家知之甚少。这儿的信仰不是她的信仰，这儿的神明也不是她的主神。尼罗河是条陌生的河，在宽阔的摩里斯湖那头，从环礁这儿也看不到尼罗河，因为亚历山大位于希腊海边而不像孟斐斯在尼罗河畔。她梦中的语言、她的感受、她的所学以及她对所学东西的理解、她的祖先、亚历山大的建筑、港口上百种语言和民族的喧闹声——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希腊的色彩。她轻盈地跑过皇宫的大厅，嘀嗒的脚步声在回响，托勒密们的半身雕像俯视着她。的确这些雕像已不再有典型的鼻子，但他们的外形还是雅典式的，像亚历山大，身型矫健。从前有一天，亚历山大登上这片荒漠，环顾四周，于是决定把它建成世界之都。如今它还是世界之都吗？

晚上，公主爬上皇宫的房顶。在那儿几乎可以和在灯塔上看得一样远。可以看到塞浦路斯、希腊，甚至罗马。这会儿，船只正静静地停泊在海港，想着它们的货物——纸莎、草纸和玻璃器皿。想着它们将越过蓝色的海洋，在下一个港口，粗大的手会抓住它们的缆绳，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卸货。想着它们可怕的未来，等着摧毁它们的风暴。它们是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使者，是运载商品、军队、权势的工具。它们总是驶向危险，因

为如果它们总躺在港湾里不动，最终一定是腐烂消亡。

公主在房顶上目送着这些舰船的浪迹，但她心里想的和船儿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她敏锐的洞察力告诉她：有一天，我要乘上这样的一艘快船到叙利亚和卡帕多基亚的海岸。后面要跟上六百艘三层桨的战船，开往以弗所、科林斯和雅典！这个巨大的海湾里的所有岛屿都将是我的！到那时，被关起来的将是贝勒奈西。我将戴上阿芙罗狄特和伊西斯的皇冠，我的戒指上会刻着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女王。到那时，这世上就只有我和罗马了。那时我们就会看到埃及的玉米还会不会再运给那些意大利人。就算会运去，他们是不是还会像过去一样不付钱给亚历山大，反而从我们这儿把金子拿走？黄金和贡品到时会源源不断地从罗马内地运到这富足的世界之都来！

2

晚上，这种对东方未来的憧憬随夕阳沉下西边的大海。

时而从哲学家、时而从船长和阍人那儿听到的罗马是黑暗而又混乱的。她所听到的关于她父亲过去的生活，正像现在的罗马共和国一样，正处在分崩离析的时候。

她知道自己有生以来头十载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她出生前十三年，一个托勒密将埃及拱手送给罗马人，可罗马元老院却不愿接受这一馈赠。那些有可能被派来统治这个最富有的国家的人真是嫉妒死了。尼罗河三角洲上的一个软弱的王国不比一个强有力的罗马总督更少危险吗？元老院希望把埃及和塞浦路斯传给先王的两个私生子，想必他们会是放荡不羁，花天酒地的昏君。从他们那里压榨得越多，他们就会越软弱。罗马的三四个当权者暗地里都在等待着有一天，自己大权在握时可以将这个神奇的国度占为己有。对这件事，罗马人更喜欢的是神话，而不

是严肃认真的报告。

每隔几年，罗马的贵族们就会把这个吹笛子的国王弄来，然后像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似地再把他放了，让他回去从传说中的托勒密取之不尽的宝库里把更多的黄金拿来。他们让他不断地拿钱来，最后作为回报，罗马人和罗马元老院才承认他为埃及的国王。

公元前 59 年（罗马的年份是从罗马建成时算起的），凯撒当上了执政官。但他的权势还远不足以阻止另一个当权者，他的对手和敌人克洛狄乌斯因不满于收到的贿赂而废除塞浦路斯王。塞浦路斯王是埃及国王的弟弟和封臣。他的财产被没收，塞浦路斯也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可这位吹笛手国王的反应好像塞浦路斯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似的。他甚至想从国内榨取巨额钱财去讨好罗马凯撒的党派，好让他们不至侵犯他的私人财富。

亚历山大因此爆发了叛乱。现在王宫和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教士和贵族、土地所有者和宫廷官吏都发现，要让京城里不安分守己、不效忠国王和迫切想改变现状的人们相信他们的国王为人所不齿是很容易的。于是国王逃到了罗马。国王的长女贝勒奈西被她的追随者推为女王。国王的弟弟塞浦路斯王服毒而死。

十岁的克娄巴特拉听到这消息后非常震惊。在她家族的历史上有许多沾满血迹的篇章。在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有十三位托勒密先后继位，他们都受到妻子或孩子们的控制和迫害。这情形就跟他们尼罗河上的祖先法老们一样。她看到毒药和匕首怎样给她的先辈们的生活带来浩劫，哥哥杀妹妹，王子杀父王，王后杀国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为了更刺激的生活。常常只因为某人不先发制人，自身便有被打翻在地的危险。但从来没人亲手自残。可是如今，这个正陷入耻辱的家族中有一位已逝去的继承人这一次为家族争回了荣誉。这个衰

败的王朝里出了个继位的希腊男儿，传说中赞扬他，当他举杯饮下毒液时，岛国的国王吟唱着他的诗。小公主深受感动。如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已懂得鄙视她那个跑到罗马去为王位讨价还价的父亲，那么她现在一定对她的叔叔肃然起敬。正如穆塞恩的哲学家教导她的：即便是今天，仍还有比皇冠和黄金更高贵的东西。年仅十岁的克娄巴特拉意识到，国王的荣誉比他的权力更重要，束缚她父亲的枷锁是不值得的，毒药是一种快速的解脱，这深深地烙在了她幼小的心里，永远无法磨灭。

她充满活力，一定要冲破她姐姐对她的禁锢。贝勒奈西感到幸福吗？跟她同床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远房表兄。挑选他便可称他为王，并可以和她生孩子。此人过于堕落，不久便被宫里的大臣们弄死了。他们硬配给她的第二任丈夫稍好些，但这位享有盛名的波斯王子有可能是个冒险家吗？这些波斯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总是穿着紧身裤到处跑，他们精于骑术，但根本不了解希腊精神，不了解希腊生活的优雅玄妙。他自由吗？是否不受宫里太监的控制呢？他是爱他的妻子，还是看不起他妻子？他们有哪一天不在担心罗马？苛刻而又傲慢的罗马在北面看不见的地方，随时都可能来这里烧杀抢掠，毁灭一切。

她的父亲正朝着耻辱的方向走去。既然不可能违背罗马的意志，那么就与罗马人达成谅解。这道理小公主明白，亚历山大人明白，女王夫妻也明白。正因为这样，他们派了一百个出身高贵的埃及人去追那位被废黜的国王，他们还将努力说服罗马人与他们结成联盟。可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这些使者却杳无音讯。这位孤单的公主倒可算是亚历山大城内唯一希望这些使者碰壁的人。因为只有令她瞧不起的父亲在罗马占上风，她才有可能戴上皇冠。

冬去春来，当第一批船驶过法罗斯岛灯塔进入亚历山大时，她和全城的人都得到了一个消息——奥利提斯把这些使者全杀

死了。性急的公主当然还有自己的耳目，因此她还得知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她得知父亲答应，如果罗马人让他恢复王权，他就付给他们六千塔兰特。她还知道现在罗马由于波斯战争的失利而耗尽了财力。还有，凯撒与克拉苏，克拉苏与庞培正在勾心斗角都想独占埃及以及托勒密的财宝，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所有这一切都得靠她父亲能以同盟者的身分，而不是臣服者的身分离开罗马回去付这笔钱。

海外早有传闻，如今得以证实，罗马的争斗到最后几乎酿成一场政治危机。凯撒从高卢返回罗马，并根据他的《朱利安法》宣布吹笛手为“罗马人民的同盟和朋友”。同时，诡计多端的罗马统治者们又让这位新盟友欠上罗马放高利贷者数百万债务，这是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到头来他还得在他们的面前俯首听命。

早有一群不满现状，要求革命的人聚集在被冷落的小公主周围。奥克利斯已密令他们拥戴小克娄巴特拉。正当狡猾而又懦弱的托勒密在罗马乞讨他的王冠时，在亚历山大宫廷里默不作声的克娄巴特拉也正筹划着如何尽量利用罗马人的力量使自己执掌大权。

终于有一天他们来了。一位债台高筑，无法支付其士兵军饷的罗马驻叙利亚将军来取一万两千塔兰特，这正是罗马人要吹笛手出钱来买王位的数目。罗马将军率领着几千人马穿过沙漠，从加沙到三角洲东面的培琉喜阿姆，他们顺着尼罗河道，沿着三百年前亚历山大走过的路，也是几千年前波斯人、希伯来人和亚述人的指挥官走过的路前进。

自由终于快来临了，尽管是讨厌的罗马人带来的。克娄巴特拉此时心潮澎湃。她时而避开她掌权的姐姐，时而在新的党派中抛头露面，争取权力。现在亚历山大人能听见外国骑兵逼近该城的战斗传来的声音，听到他们如雷鸣般的撞门声，然后是

城门被撞开，看到四下逃散的人们要么躲藏起来，要么投降。克娄巴特拉又看见她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在外国军队的护送下回到了自己的皇宫，收回了自己的王权。她还看到年轻国王不成人样的尸体，看着祭司和贵族归顺，看着总是好奇心十足的亚历山大人毫无自卫能力的样子。过去他们曾把这个国王赶下台，现在又马上立誓效忠于他。最后，父王判她所憎恨的姐姐有罪，她看着她姐姐人头落地，这也是她今后掌权的先决条件！现在在她和权力之间除了一个老迈无能的，她得称之为父亲的罪人外没有任何障碍了。她姐姐死的那天是一个无声的胜利。

当年轻的公主面对面地看到罗马士兵时，她那颗傲物之心更加气势高涨了。这些就是罗马人吗？这就是罗马军队吗？这些人都有—副日耳曼式野蛮的脸，一头金发，跟她说不同的语言。还有长相粗野，个头不大眼睛大的犹太人，低眉毛的拜占庭人。看来这支罗马军队在非洲已精疲力尽了。她原本不信罗马人，如今看见的又是最糟的，而不是最好的罗马人，这使她原先对罗马人的畏惧心理开始减弱。

与此同时，她也有惊奇之感。一位攻取培琉喜阿姆并在攻打京城时打头阵的骑兵队长在皇宫里与她父王共享盛宴。他受到了跟将军—样的款待，而且他在各方面似乎都比将军更出色。如果他是罗马人，他可真是条汉子！他短袖束腰外衣的腰带扎得很低，他的长剑还佩在腰间。他半坐半靠地坐在桌旁。他的头像赫拉克勒斯，鹰勾鼻，留短胡。公主默默看着他，对罗马人的偏见有所改变。

骑兵队长没有注意到这个漂亮而又紧张的女孩。在这庄重的皇家宴会上，十四岁的克娄巴特拉和二十七岁的他第一次相见。以后，山河目睹了多少战火，英雄经历了多少曲折，十三年后，他们俩才再次相遇。如果现在他俩互相看上一眼，说上一句也许就不会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了。如果现在在这短暂的

停留期间，春风把他俩带得更近些，也许那个夏天她想开花结果的愿望就不会使他们再次相聚。他们坐在桌前，一个是阿芙洛狄特像娥眉月一样亮丽，一个是快乐的赫拉克勒斯年轻英俊。两人现在都还远不具备将来有一天他们要模仿并代表的美神和大力神的成熟神力。一个是温柔的希腊处女，一个是罗马军官：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

3

三年后她当上了女王。

克娄巴特拉是在埃及处于衰败时期登上王位的。“皇家吹笛手”在他最后在位的几年过着游移动荡的生活。罗马的一个财政大臣实际上扣押了他的所有财产。当国王不得不将他赶走时，罗马便决定该是将埃及这片土地占为己有的时候了，就像吞并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一样。就在它即将变成罗马的一个省时，那年，克拉苏在波斯战场上全军覆没。正因为此，埃及才免遭征服，但当这位名声不佳的国王驾崩时，埃及已是摇摇欲坠了。

在一次庄严的祈祷时，他委托罗马人作他遗嘱的执行人。因为要把十七岁的克娄巴特拉和十岁的托勒密一同立为埃及统治者，按古埃及法老的习惯规定，此兄妹二人应结为夫妻，他很清楚王宫里的情况：阴谋将会围绕在另两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周围——十三岁的阿尔西诺伊和另一个小托勒密。这四个人中谁会压制、流放或是谋杀其他几个呢？又会是哪个帮派会为这种行径扫平道路呢？这个希腊埃及人就像求神一样乞求罗马元老院来维持和平与秩序。即使在坟墓里，他也要向罗马求助——罗马命运的支配者罗马——迟早要征服埃及或是将世界的霸权拱手交给埃及。

克娄巴特拉没有和她弟弟完婚。没人知道她十七到二十一岁间都做了什么，这是她生活史中唯一留下来的一段空白。但这几年里的确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至少是她被赶下了台。因为被赶下台，她隐退了一阵，而隐退只是为了夺回她的王冠。从一道由一位古代作家为我们保留下来的指令中我们能了解一些她作为君王的感觉。

她刚就位时，有个罗马驻叙利亚的总督派他儿子来亚历山大把当时随安东尼来此作为守备部队的人带回去。然而，原本纪律严明的军队，现在却成了一帮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为主的士气低落的散兵游勇。他们只想和他们的埃及妻子呆在一起而不愿赴另一场波斯战争去送死。他们非但没有回去，还杀了当官的，把他的卫兵赶了回去。女王的反应如何呢？看到罗马人傲慢的发号施令被这些一半属于她的臣民所挫败难道她不会因自尊心得到满足而高兴吗？克娄巴特拉不是那种受感情支配的君王。她下令把这些人抓了起来，戴上镣铐押送到叙利亚的罗马总督那儿，正是他的儿子被这些人给杀了。

然而这位罗马大人也非感情用事之辈。他没有向这些杀了他儿子的人进行残酷报复，反而把他们送了回去并捎话给这位埃及女王：只有罗马长老和罗马官员才有权逮捕罗马人！她会有什么感受！这对克娄巴特拉可是个深刻的教训，她会从中吸取什么呢？

时隔不久，又有艘罗马船驶进亚历山大。格内奥斯·庞培奥受其父庞培之命前来收编这支军队。这回这些粗野的散兵游勇准备出发了。这回他们将在当代最了不起的将军麾下与凯撒本人交战！在这场为权力而进行的决战中，你得赶快站在庞培一边。克娄巴特拉得知此事后，不仅放了这支部队，而且还给了这些罗马人五十条船作交通工具。的确，庞培派来当信使的儿子要比安东尼年轻，而且优雅得多。如果他父亲打赢了，她可是

为她的老朋友帮了忙了。

至于庞培的对手——凯撒，“吹笛手”过去只含糊其辞地说。关于凯撒远度重洋的那些故事比任何庞培的故事都有趣。可是克娄巴特拉从没看过硬币上有凯撒的头像，而另一位则给她寄来了他自己最好的肖像，一个青春依旧的庞培。如果这不是精明的计算，就是天赐的良机。因为在一开始，作为这场角逐的旁观者，她还以为这两位将军只是两个年迈的老人。

对宫里其他人来说，这个年轻罗马人此次奇怪的使命倒是个诽谤克娄巴特拉的好借口。她与罗马人相勾结，还把埃及的船队拱手送给他们！一个年轻英俊的罗马军官的一双健美大腿就足以使她着迷，这种君王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个年轻女人的小集团权力太大，智慧超群，而且十分独立。但是与她一同执政的小男孩却会受人摆布，他十二岁，可是不够聪明。有什么会比告诉他他姐姐看不起他更容易的呢？不是她坚决拒绝与他成婚吗？不是她锁上闺房让她这个生气的小丈夫在外面干等吗？宫里人对这些了如指掌。他的三个良师益友——一个宦官，一个太师和一个将军很快就成功地煽动起朝廷、军队、贵族和百姓造这个把国家出卖给罗马人的女王的反。

究竟事出何因，谁也说不上来，但有一天，二十岁的克娄巴特拉不得不逃离都城。她该去罗马吗？罗马人民和罗马老人们曾受托执行埃及先王的遗嘱，让她联合执政的。年轻的克娄巴特拉在利益受到威胁时不被情感左右，可当她觉得自己被侮辱时，她是不考虑利益的。去乞求罗马人庇护她回家，就像他们领她父亲回去那样（这正是她瞧不起父亲的原因），倒不如像他的哥哥那样服毒自尽，要是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万念俱灰的时候！

克娄巴特拉领着一小队人马逃到红海，和阿拉伯人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的人呆在一起。她研究过他们的语言、情感和习性。

在那儿，她经过自己的努力招募了一支军队。她决心与她弟弟及其鼓动者的军队抗衡。她了解她弟弟军队的弱点吗？她知道埃及京城最高长官阿基拉斯将军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这样，新一代亚马孙的女战士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兵分两路向培琉喜阿姆进发，一路走山路，一路走沙漠。阿基拉斯在西面迎战。于是，在埃及的东部边陲，一场为争夺世界上最古老帝王冠的战争即将爆发。

然而，此刻世人的目光并没有投向尼罗河。他们都盯着希腊，因为几星期前，两支大得多的军队在此交锋。像她一样，有备而战，只不过是更为辉煌的战利品。在那儿，不是亚马逊和她的乌合之众，而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将军，而且他们争夺的是整个世界，因为还不存在第三力量，至少当时还看不到。当托勒密姐弟带着各自的部队在三角洲相互窥探对方时，凯撒已在法萨卢斯彻底打败了庞培。败局确实无误，消息传遍了地中海沿岸，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就在昨天，人们还认为庞培是不可战胜的。消息传到尼罗河，这对同室操戈的敌人也吃惊不已。他们等待着。接踵而至的是更令人震惊的消息。曾几何时可以任免埃及国王的这位了不起的罗马人，如今却成了亡命之徒，带着两千曾经是辉煌大军的残兵败将朝亚历山大来了。他是向“吹笛手”的儿子寻求避难和帮助来了！在那场决定性的战役之后一个月，庞培来到了培琉喜阿姆。

他本打算上岸的，可在神和人的联席军事会议上作出了相反的决定。那个宦官伯狄诺斯，反对克娄巴特拉的政府真正掌权人，立刻决定要杀掉这个吃了败仗的罗马人。这样便可讨好凯撒这位世界新霸主，也不必袖手旁观看两支出国军队在埃及的土地上大打出手。当庞培靠近海岸时，这个埃及将军乘坐一艘快艇前往相迎，艇上藏着雇来的杀手。据说那儿的海水很浅，战舰无法开近海岸。庞培的妻子科涅利亚有种不祥的预感，

并告诫其夫。但庞培看见岸上全是罗马士兵便上了船。因为船小，浪高，而他又是六十岁的人了，所以登船时有些困难。下船时，他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妻子在战舰的甲板上目睹了这一击，也目睹了他的头颅被砍下，她大声尖叫着逃走了。庞培的头和戒指留了下来，尸体被抛进大海。

三天后，庞培的敌人，新征服者凯撒大驾光临亚历山大。他即刻派使者，要求相互敌对的这对皇家姐弟撤回到各自的阵营，他要恢复埃及的秩序。

4

秩序？克娄巴特拉在她的帐中思索。她躺在仅有的几张垫子上。未经修饰的垫子胡乱地放在地上，这些垫子甚至都谈不上柔软。她有个习惯就是当她要作出决定时，总爱长时间一动不动地俯卧着，并用手将头和胸撑起，好让自己可以自如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这只是个临时帐篷。几周来，她缺兵寡将的军队不得不跟着她弟弟的军队移动，而且总在沙漠的边缘。但军旅生涯使她的巾帼英雄之气更加坚强。

在那炎热且危机四伏的日子里，是否有个情人在夜里溜进她的帐篷，我们不得而知。古时的作家，历史学家，他们几乎全站在她的对立面，自然也对她没什么好感，但直到此时还不曾有过任何一次有关她的风流韵事的记载。可现在他们无法对她保持公正了。一方面由于她处境孤单，由于天气、冒险生涯和她的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她的嘴，这一切都无法让人相信这位二十一岁的阿芙罗狄特仍是个处女。但克娄巴特拉生性的一面是个斗士，青年时期她抛开了一切情欲。她会迅速抓住她血肉之躯所渴望的，但最终会把它抛弃。她的心和头脑是冷静的。

她躺在帐中，思量着整个局势：几天前她的密探向她报告

说，罗马人采取的最先行动就是围攻她的国都；她的联合执政者，也就是她的弟弟兼丈夫，就躺在离她几千步远的山上防卫森严的营盘里，有充足的水和富饶的土地作后盾，而且兵强马壮。她自己周围则是几千野蛮人，他们现在用刀箭保护她，但只要有人出更高的价，他们就会马上杀了这个逃亡中的女王，或把她交给对手。她弟弟会服从凯撒的召唤，因为谋士们哪个敢跟这位没有敌手的最伟大的将军作对！这罗马人统治着整个世界，他掌握着大批雇佣兵，其中一半是罗马士兵。她弟弟会急急忙忙地赶回京都，像他父亲一样向凯撒称臣，向凯撒进贡。而他的部队会在凯撒的指挥下突袭并活捉这不肯合作的女王。

如果容易激动的亚历山大人起来反抗这个外国人，情况会怎样？据说凯撒只带了三十四条船来，这就是说，他的兵不会超过四千。而我弟弟有两万人！如果有人能把这个罗马人控制住一段时间，就可以拖延罗马占领下的叙利亚对他进行增援。国王留下守城的这帮无赖！要是他们能不让罗马人上岸该多好。但报告说他已经登陆了——凯撒头戴金盔带着真正罗马人的傲气，后面跟着手擎战斧的随从，浩浩荡荡地开进京城，穿过大街。伴随着刺耳的音乐，他们个个表情镇定。接着便发生了骚乱。

克娄巴特拉想：骚乱是怎么开始的？她记起很久以前在亚历山大她曾看到一个罗马移民吹口哨，另有两三个也口出不逊，接着就会有二三十人围起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其中一个傲慢的罗马人就会被杀了。当然，罗马人便开始放箭，而暴民们则以石还击。骚乱愈演愈烈，了不起的罗马人怀着感激之情退到了王宫。一旦到达那边就不难用正规军来镇压这些平民百姓，同时是安抚百姓——我们带给你们和平！我们是伟大埃及的盟友！——啊！她对一个征服者会采取的出其不意、攻城略地的种种诡计完全清楚！无论如何，进城三天就让自己蒙辱对这位伟人来说总是件令人恼火的丑事。

要是现在她在皇宫独领朝纲，她又能保住埃及多长时间呢？即使她能杀了凯撒，并把他的舰队赶走，难道罗马不会倾巢出动把她祖先留下的国家降为罗马的一个省吗？实际上罗马元老院已有两次决定要这么做了。

她的思绪似乎要继续牵着她往前走。她想象又有个信使来报。他走进她的帐篷，她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想从他不情愿的嘴里得到消息：小国王已经被招安了。他带着他的将军、宦官还有太师——可怜的三头政治，卑躬屈膝地投靠侵略者。而侵略者此时则扮演主人的角色，殷勤地邀请他们住进本属于他们的皇宫，因为目前凯撒还没征用这些房子。秩序！这位大人物总在强调秩序！先王的遗嘱必须执行；军队当然该遣散。另外他还得提醒他们，他们先王所欠下的债务必须准备现金付给罗马独裁官。这一切都办妥后，两国人民便可享有和平了，因为谁也没想干涉埃及的自由。

“杀死他！毒死他！”逃难中的女王这么想。她驱走想象中的信使，然后开始在她狭小的帐篷里来回踱步。她背着手，她的头随着思绪一会儿低垂，一会儿高昂。就没办法了吗？噢，要是现在听命于那帮无赖的两万人在她手上就好了！那个罪人伯狄诺斯怎么样？他不是杀了庞培吗？那么他为什么不会把凯撒也杀了呢？他给凯撒深深鞠躬无非是为了掩藏起自己狡诈的目光。他们一定是在一起密谋对付凯撒。这是第一场战斗。过几星期，阿基拉斯便可轻而易举地控制局面。罗马人数量毕竟太少，你可以切断他们的水源。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自己就输了。那时，所有的亚历山大人都起来支持自己英勇的征服者，把这个鼠辈女王从她的藏身之地揪出来，那一切都完了。她晓得只有一种解救的办法，那就是站在罗马人一边！这个罗马人是谁？这位凯撒又是什么人呢？

她走出帐篷，似乎想要点光明和空气。可外头忽然暗了下来，而且秋天吹过海面的西北风冷嗖嗖的。她在发抖，她对这风几乎有点发怵。卫兵们围躺在他们主子帐篷前的篝火周围休息，活像看家狗。她心里想：这几个月，他们过的可真是狗一样的日子。三角洲的西面就是她的王宫，此刻，北边来的蛮族正在她着色精美、柔软光洁的床上打滚。可是身为女王的她，这时凉鞋里尽是荒漠的沙子。她还知道，那边火堆旁可能躺着一个杀手，为得到几两金子就会拿刀捅进她的喉咙。她看不见法罗斯岛上的灯塔。棕榈和沙丘挡住了她的视线。京都自然也太遥远了。她哆嗦着，回到帐篷里。她趴在垫子上，左手撑着头，脚像孩子一样翘起，心里想着明天该怎么办。

如果她按罗马人的要求，带着她的军队回京都的话，她的形象会多么可悲！如果把她神话般的红海之师摆在高墙箭弩面前，好挑剔的亚历山大人会编出多少打油诗来。罗马人会大笑不已。凯撒呢？据说他只会微笑。

她的思绪又集中到了那个陌生人身上。几个月前，他还被视为不过是个冒险家而已，如今似乎已成为世界的主宰。在他面前，埃及在颤抖，尽管她还没见过他。从她父亲在没醉时所说的，以及从她密探的报告中，她早已在脑子里形成了他的形象。但还少一样关键的东西——他的肖像。哪怕是印在一枚希腊银币上也能给她女性的本能提供依据。她整晚的苦思冥想都是关于这个男人的层次，他的外形，他的禀性和他的令人神往的能力。如果她想活命，这些都是她该了解并加以利用的。

但是，关于凯撒的朋友、女人、传奇、宗派、诬陷等的报道都是相互矛盾的。他是位了不起的女性鉴赏家，但年已五十多了；他结过三四次婚，但还没有儿子；他总是小心掩饰自己的爱情故事，但又是第一个为妻子的死公开致悼词的罗马人；他是个完全的男人，但有一个旧丑闻不断出现在新打油诗里，大意是说他年